

不免於獨學固陋

物徂徠創立復古學開口輒言余學古文辭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矣五井蘭洲曰是徂徠張場之幟

永富獨嘯菴曰服部南郭常言功名非吾事蓋似不任名教者故其言寓託無痕幽深難窺其識度蓋物徂徠門下第一流

江村北海別見曰新井白石天授超凡辭藻絕塵誠不可及然清雅秀婉絢彩溢目而悲壯沈鬱渾雄蒼老者集中無幾祇園南海唯是一味綺麗後勤超脫卻屑屑乎

纖巧矣梁田蛻巖天縱之才奇正互用變幻百出神工鬼警孤高獨立于古今之間惜乎用才太過有傷風雅服部南郭天授不及白石工警不及蛻巖富麗不及南海而能守地步不求勝於一句一章而全功於一卷一集竟頡頏於三子

龍草廬風抱大志景慕諸葛武侯陶靖節之為又嘗自謂曰大丈夫之在世也窮達命也而不與焉出則為諸葛處則為五柳乃以草廬松菊為號

龍草廬名公美字君玉一字子明別號竹隱或自稱松菊主人山城伏水人幼而喪父家資殆盡零丁孤苦母子相抱而泣年十四勵志讀書孜孜不息而未嘗所師承也唯喜物徂徠太宰春臺之學遂改業為

儒下惟平安教授生徒草廬善病家又貧而高自標榜恒慕諸葛亮陶潛之為人思秀麗善詩能書嘗言我有詩書二癖欲罷不能病已入膏肓其論詩曰李杜二王之外獨岑嘉州予所特愛也明則初有劉青田後有嘉靖七子七子之中謝茂秦為魁李于麟次之今人以于麟為出茂秦之右而每詩林善者何所好而非通論也又論書曰羲獻固已論也予所好則唐李北海元趙松雪耳明謂無書亦可又好國學深信僧契冲之說傍治武學是時河內有孔世傑者草廬相見莫逆扼腕拍脾未嘗不相示肺腑也詩賦相倡和日月不絕年三十餘出為彥根文學晚年致仕歸隱平安寬政四年年七十九歿著有論語譯龍氏筆乘與詮各詮草廬詩集文集等書數種有二子長世華字子春繼業為文學次世文字子章

規箴

彥根侯見林羅山評樊噲之勇曰雖我也，不立於噲下矣。羅山曰：噲屠者子，論其門地，則君誠勝之，如論其勇

則未也。何則？高祖嘗病甚，惡見人，群臣不得入見也。噲乃排闥直入，犯顏諫之。君豈有此大勇乎？自省而可若夫競先冒矢石，則小勇也。匹夫能之，請勿自為夸詡。彥根侯忸怩羅山，蓋有諷云。

那波活所事某侯為儒官，侯嘗得名刀試之于刑人活。活所諫曰：臣聞桀紂殺人以為樂，竟亡國家。乃為後世人主之鑒。今閣下暴虐浮於桀紂，不亦為人君之戒乎？

那波活所名胤，字道圓，初名方，晚因祖父字祐氏，播磨姬路人，家世豪農。至祖祐惠，更服商賈業。家資鉅萬，活所幼聰慧絕人，及長，嶄然見頭角，不事家事，好典古書，父德由奇之，欲成其器，使縱其所欲，以解地無師友資，為卜居京師銅駝坊，於是活所乃縱學無不觀，前是藤原惺窩大倡洛闈學，聲號顯白，而藩

離高峭世希闢之者活所年十八始謁惺窩惺窩覽  
 其咏杜鵑詩數稱之由是名價傾羨其詩云杜鵑春  
 破後相喚不成群子美詩中淚堯夫橋上聞一聲真  
 識氣再拜亦憂君空駭曉窓夢月昏數片雲遂從惺  
 窩聞濂浴心法即得其旨歸元和元年大駕駐京  
 召見名儒活所雖年少亦在其列九年年二十九游  
 事肥後侯加藤忠廣寬永七年遂以不遇而行反乎  
 京十一年更仕紀伊侯賴實歲祿五百石時年四十  
 一林學士有諸家系譜撰活所奉旨預其妻適患  
 眼辭歸此後不全瘳活所性剛直恒語子弟曰為人  
 臣者在軍則致身以殉國不則強諫死之可也乃直  
 言無諱屢致啓沃紀伊侯亦特加優禮悅納其言年  
 老屢請致仕不許其還京疾病也紀伊侯大憂之乃  
 遣使問病賜金以正保戍子發于銅駝坊年五十四  
 活所方正端嚴繼藤原惺窩為京師諸儒冠冕著有  
 活所備忘錄帝王曆數圖及活所遺稿子木菴名守  
 之字元成嗣職為文學後以老病致仕  
 還京教授亦以毅直稱著有老圃堂集

會津侯問山寄闇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

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為萬物之靈一樂也天  
 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  
 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  
 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  
 必不信以為誹謗侯曰寡人雖不肖奉先生之言渴聞  
 忠言何為至今不終教乎闇齋乃曰所謂樂之最大者  
 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  
 者今之為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  
 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為之臣者迎合主意無致匡救  
 之道者遂令智實日塞本性枯凶矣其視卑賤之幼嘗

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為何如也是  
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為樂之最大也侯聞  
之茫然自失嘆息曰寡人何聞之之晚也

一說以為小櫃與五古衛門之言小櫃者會津侯儒官

釋桃水蓬髮髮髻衣弊膚見賣屨於大津驛有法弟來  
轎而過從者數十人偶見桃水下而握手道故桃水曰  
汝勿醉於朱門蓋以法弟住持熊本侯香華院故云爾

釋桃水名雲關鏡後人住持肥前島原禪林寺一且  
出寺變形詭迹土木形骸或居京師四條磧混乞兒  
中或處大津驛捆屨鬻之有知已者則蓬累而行如  
此有年所矣晚年又入京師僦居僻隅復僧形每  
浴門抄化豪戶角倉氏心欽其德強請供養桃水不  
肯曰吾不欲受人之供養也角倉氏因欺之曰我郎

數十口日多餘飯使之空腐爛當愛焉師收拾以釀  
醢鬻之世間得免老脚行乞之勞何如桃水以為信  
然乃曰人有捨則當捨自今而後予且為鬻醢翁於  
是乃居於鷹峯自稱醢屋道全或稱通念居數年以  
天和三年寂其臨終偈曰七十餘年快哉屎臭腎  
頭堪作何用噴真歸處作麼生鷹峯月白風清  
某侯賦黎民建佛閣謂僧曰予功德幾何僧蹙頰曰黎  
民涕淚以濯之膏血以磨之何功德之有

伊藤仁齋常警戒子弟曰汝等立志須期為第一等人  
明哉不寐追思往事荏苒無狀殊負先志

司馬溫公作深衣謂邵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  
雍為今人當服今時衣耳溫公嘆其德音見沈作伊藤

仁齋恒舉此為談柄戒世之好奇者

綾部道弘救其子綱齋曰道不外於人倫勿馳空文以遠日用凡事無害於義者須從時俗勿妄違國禮也五井持軒疾病召門人將遺囑舌噤不能言乃援筆臥書勿與偏執者爭辨唯肆罵詈無益於進脩有少年如江都有老人歸京中途相遇各乘驛馬二人馬隸俱請曰願二君換馬然則隸二人俱得便也少年聞之首肯而下老人不肯曰我行棘矣馳之少年怒曰汝不辭而去豈弱予與執捨而從乎曰止老人反顧下而待之少年盛氣謂曰予與汝偕死老人神色泰然熟視少年曰來予語卿少年色少解曰何也老人曰予有

一男齡與卿比血氣亦比每祇後江都予必諄諄戒曰五十三驛行人之衆輿馬之多輪軸殷殷日夜行不絕汝一朝之怒勿忘君親意者卿有親則猶此也卿而不思之乎乃乘而去少年茫然不樂久之曰偉人也哉後謂人曰予今得生而事君親是乃翁之力也

少年、神原家士人

小河立所箴諸生曰學者要去俗習俗見不然雖有善志不為其所陷溺者幾希

小河立所名成章字伯達京師人父曰吉亨壯歲不事家產晚年卜居北野稼圃為業閑暇手自騰興書立所生而不凡吉亨雖家門衰謝不逐勢利慨然欲使立所以儒興家及成童之歲與弟成材偕受業於

伊藤仁齋立所刺苦讀書日造伊藤氏辨論討究爰  
 有年所既壯傑宅京師開門講經教有生徒其為人  
 姿宇魁秀儀觀端嚴談說精詳最能服人其繁言  
 扣問者立所為一辨必心服焉且善書無解釋氏之  
 書考通盤藥淹病滯疾病醫之不可起者往往奏  
 效親朋延致獲活最多然不以少資其業素有智  
 慮親黨之間有事難處必來請裁畫立所為周旋事  
 皆辦治親友倚賴平生不必讀書不必屬文見人務  
 記覽泥浮文者必痛抑焉然剖折文義甚精詳得當  
 而不苟焉而自是其學大旨主立誠以中庸明善誠  
 身為其要旨元祿四年適江都寓于輪王一品親王  
 許日參預文學恩顧甚渥親王請水戶侯日給廩粟  
 居六年乞假反京途得疾遂歿于家年四十八公伊藤  
 仁齋門人以千數立所與北村篤所相從最久衆推  
 為上足著有論語國語解伐柯篇聖教錄

佐藤周軒仕巖村侯擢為老職侯妾舉冢子賀妾者皆  
 以其為母侯家之重獨周軒入內毅然正色曰尔自今

之後勿恃有子以驕肆侯家禍福在茲爾禍福亦在茲  
 在坐者悚然改容

佐藤周軒名廣義晚號塵也江都人周軒家世以武  
 顯高祖信清稱新九郎仕織田右府有戰功至周軒  
 始好文學於後藤松軒少堅其志嘗遊京師使  
 道過伏水省伯母伯母為田光氏母家頗富喜周軒  
 至且感篤志乃出百金贈之曰汝以此為學資周軒  
 辭不受伯母曰勿辭我子放蕩將傾家產與其濫費  
 以供燕樂寧與汝以充為善之用周軒益辭曰一家  
 主既已如此安可不別有所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个  
 書生無貲固分耳但大母之惠其拜賜也多矣遂不  
 受一金去柳澤氏新封侯廣招名士乃以秩三石石  
 聘周軒周軒不應蓋以任有不苛者也何因後  
 藤松軒薦釋褐小室侯俸支二十口耳小室即今巖  
 村侯舊封也周軒為入嚴毅廉直初以儒仕後傳世  
 子大竭輔弼之義為世子所憚世子嘗欲就齋南鑿  
 一室周軒不肯曰此易事耳然為世子者凡百常慎  
 守父侯所與而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問安視

勝則勿論方且講學演武且夕之暇而乃馳心于無益罔或遂落土木園池之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曰知言是也請守之世子立一年聚左右少年嬉戲無度周軒屢諫不聽遂乞辭職老臣白之侯瞿然曰吾過矣吾過矣我昵頑童遠耆德此彼所以欲辭也吾將改過卿等盍為我言之既而侯懲艾脩德勸勵精圖治乃大用周軒擢陞老職增祿至三百餘石侯進拜老中一時有與軒實周軒預有力焉寬保元年年七十七歿周軒家至今數世祿相襲云曾孫有坦字大道號一齋者別成一家住江都今頭以儒

松岡恕菴北村篤所伊藤東涯許覽物徂徠天狗說極口刺譏之而曰此文非帝聲牙不成語而說亦可謂不通矣東涯曰人各有見何必輕駁之况其形容天狗之狀者宛然如画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子大愧

松岡恕菴名玄達字成章別號怡顏齋京師人初學山壽閣齋後遊伊藤仁齋門又從給若水問本草綱目博覽強記無不諳通最精確本草家學竟以此顯名一時諸國生徒上其席者每以百數家大富有兩大庫一藏國書一貯漢籍而自處甚儉不喜華飾其子典不穿綃帛恒服布袴門人因遺綃袴恕菴乃曰昔者予侍仁齋坐時東涯尚少恒衣素棉衣今豚兒則服染衣裳比之東涯不亦奢乎而又何以此華飾物為遂不許服嘗獲南天燭幹命奴為女子并其儉素率如此著有千金方藥注本草一家言廣大本村篤所用藥須知食療正要等書十餘種北村篤所名可冒字伊平近江野洲郡北村人受業伊藤仁齋遂在京師教授生徒負笈者四方多集靈閣公卿為之弟子者亦眾元祿中靈元院上皇聞其篤學賜儒服使侍講於禁中享保三年年七十二而歿碑銘及書並成於貴介手

太宰春臺與山田麟嶼書曰足下早以神童舉列文學雖少不可不知所務也古人有童稚而日誦六藝者余

未聞足下有所誦以今日較前年亦了不長進聲價頗減豈徒然哉程正叔有言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足下其思諸

或厭人事曰爲其害文雅也太宰春臺曰子過矣曾子省其身曰爲人謀不忠乎夫厭俗事太甚則不忠莫大焉

或圍棋下一子且上之問諸名手名手曰子亦惑焉曰請言學焉曰子傍觀辨之不能也不如子求諸己

山縣周南有子嘗督家奴刀鞘撻之數十周南曰汝旣用刀鞘何不刃之曰恐蓄及大人也周南歎曰嗟乎汝

豚犬之質莫能爲事矣

本多豫侯答太宰春臺書唯書號不書其名且無頌首等字春臺上書曰臣聞書札雖與輿僮必自書其名禮也至於頌首等字則君拜臣之禮雖天子有之况於書札乎如臣也卑賤固無傷也於他人則不宜如是豪商臨終謂子弟曰子幸不貧千金良藥莫不用焉然不能飲食已瀕於死由是觀之雖王公貴人不飢而死者鮮矣人之處世衣食不乏則可豈可逞慾苦入乎汝等誠諸

松寄白圭爲篠山侯世子傳世子嘗與侍臣語及木枕

飾制白圭對曰凡物為觀美為眾視也枕則在寢獨用若或燕客劇飲後為偃卧為此飾其美則亂儀已甚非人君所宜訓也

松壽白圭名堯臣字子允一字左吉父嘉言始仕篠山侯篠山者今龜山侯舊封也位次老職云白圭侍亮清公世子以端嚴見重年三十二父歿嗣受家祿及世子襲封為侍臣長常進讜言勸學首厲東照大君遺訓以進左右有導非微寵者輒敢直諫且責諸老職以無匡救是時諸臣少進見乃上言親老臣體羣臣之義因書公日月引見內外之規并具國家之制及列國可法証例以進侯悅從之侯就國白圭乃寄書在國老職賢者及侍臣勉其勸學遠侯侯東朝好燕游日集賓客白圭上書切諫侯始快快久而嘉納之侯既有意勤政擢用白圭居老職班白圭於是乃與老職賢者協心從政白圭為人切直不撓旌別淑慝為眾所憚而御下不苟一以忠誠及老職賢者相繼而歿年少用事卒為妬者所中得罪落職

自後用事者為橫白圭欲言不可欲默亦不忍坐視之乃親筮之過渙之坎占之曰吉遇渙散之時身處坎險欲速則無功反陷險難慎密剛健俟時象出散其血杳然出坎如風行水上故曰渙其血出無咎時有夢亦與此協乃沈晦俟命諸項之為國留寺用專者果以驕淫得罪白圭寬得白諸諸白圭者侯皆疾不用侯入領寺社奉行無聽郡國政乃使白圭總領府事會被嬖人忌不得久在職為典客不預政數年致仕白圭少年從中野為宋學後如京師事伊藤東涯江都數見物徂徠又悅陽明學後又悟其非作書論諸家要及其短長名曰正言其外所著有最要抄乾坤小說五論憲農須佐美恒與太宰春臺高蘭亭相友善寶曆三年歿于江都年七十二子觀海嗣觀海名維時字君脩一字子默自幼才鋒雋出受業太宰春臺旁從高蘭亭學詩遂致時譽著有觀海集瀧鶴臺飲於一權貴酒酣主人問曰凡為治和漢孰難孰易鶴臺曰漢難哉曰何也曰彼使不學之人秉持鈞

衡則下必耻受其制我則雖不學之人下不耻受其制是所以漢難和易也一坐失色其人以告君君曰諷刺公等唯是此老

瀧鶴莖名長愷字弥八長門侯臣也原引頭氏鞠於瀧養正因冒其氏自幼英邁好學從山縣周南受祖徠之說後如江都時徠沒已三年乃游服部南郭之門南郭異其才不視以弟子既而去到京又之長寄莫所往而不重其才學再來江都則名聲大起從游甚多太宰春臺嘗稱其才曰海西無雙寶曆癸未韓使來聘於是奉君命歸鄉接伴之韓使嘆其學談博有力云山縣周南歿後擢為明倫館祭酒授公子侍讀每祇後江都與肥後秋山玉山尾張紀平洲等締交相懽懽旁好盤事與香川太冲山賜東洋吉益東洞相親善其七割屢有效又博覽佛籍殆極其說浮屠無隱無學輩皆極推服其能繼徒不得其說則有就而質焉者鶴臺為人儼有威望豪邁不能屈物然而每聞善言懿行淚必交睫年六十五而歿著有

乃選癸甲問  
檄鶴臺遺稿

風律嘗言顏子不事王侯無遺書無弟子而聲名著於

春秋與日月並懸何也

風律安藝廣島人善  
俳歌又好讀古書

三浦梅園有人請書多與知耻二字蓋警焉

捷悟

太宰春臺與客過市有乞兒求食客問曰乞人屬何卦春臺應曰兌客問其義曰兌卦上其口為仰而餽口於人之象

江都耶揚子岸災高崎侯郎在火道驅眾乘屋老職深